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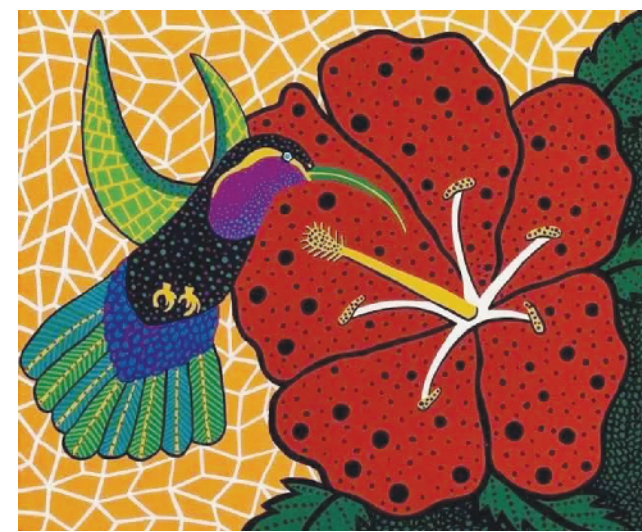


更多精彩内容
敬请关注橙周刊公众号
本版投稿邮箱
zjssh2004@126.com

橙周刊



橙美文 A03



高眉低看

珠蕴椽中，有宝光外熠

米肖

国内有一品牌床品，一直走的是花团锦簇的富丽路线，缎面上滚着大朵猩红玫瑰，密不透风的橙黄、朱砂紫，乍看，艳俗乡气；再看，分明有气势，是贵气和喜气。这样繁华的被罩床单非常适合大雪凛冬，被彻骨冷气压一压，俗气如数褪去，剩下满床暖意。我每次在商场橱窗遇见那些繁艳绮丽的花朵，总要条件反射地想起欧姬芙。

欧姬芙一生的绘画主题便是花卉，与橱窗里的床品一样热烈俗艳。

但，欧姬芙笔下的花卉，一直是局部的，更见璀璨夺目——她的画笔简直是一台高精度的尖端数码摄影机，给予花朵的镜头全是特写，仿佛蓄意为之，一定和盘托出，被放大的夸张里饱含一种无比放肆的激情，不管不顾地热烈着、奔放，丝毫不见收敛，如大兵迫境乌云压城，一眼望去，禁不住惴惴不安，分明使满纸恐怖萧杀。但，这不过是暂时的错觉，接下来，有一种光芒从天而降，适时给予了搭救——纵观欧姬芙每一幅花卉图，均笼罩着一种光的祥瑞，有绿色的肌理，粉色的雾气，白色花瓣里伸出微微青翠的花蕊，蓝紫和橘红相互搭配，有时是朱红挑了大梁……杂揉起淡青和墨绿的光，仿佛被缓缓地收拢在一只手掌下，但，或许太满了，又收不住，光芒外溢，将身外的一切都滚了金边——你就是把那些花朵都收在密实的大木箱子里，其光芒仍然要冲破木头的阻隔外泄而出，简直发出了呼啸声，正应了一句话：珠蕴椽中，有宝光外熠。

二十世纪的纽约，欧姬芙遇见了一个叫史蒂格里兹（后来成为她丈夫）的男人，他非常欣赏她的画，并替她操办了第一次画展，接着，慢慢地，他将她推向艺术的辉煌……欧姬芙成功了。成名了的欧姬芙在享尽铺天的荣誉与巨

心，成全了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欧姬芙。不喜人群的她，于晚年，面对慕名而来的崇拜者，打开门说：“这是我的正面。”复而转身：“这是我的背面。”然后，把门关上。拒绝客套和交流的她一直至双目失明，仍然坚持爬上通往屋顶的木梯，静观落日熔金，明月高悬。

她一定是看得见的，用心在看，看着周遭的一切，也看着自己。

特别能理解欧姬芙的初衷。距离是一切艺术的源泉——身在其中，并不能更好地深入内核，但凡离开，空间距离被无限放大，才会洞悉，激发起创作欲望。欧姬芙身处相对闭塞的沙漠小镇，将一切绿意葱茏繁华丰茂回避掉，如若高更离开巴黎去到了蛮荒的塔希提岛——他回避掉家庭的温暖，迎来事业的辉煌。是塔希提成全了他，还是自己成全了自己？这个问题同样适合欧姬芙——是沙漠小镇成全了她，还是自己成全了自己？

人至中年的欧姬芙，其神态像极另一位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·尤瑟纳尔，冷静的眼神目空一切，她们都是有着强大体系的女人，小女人的那种柔弱无依的哀愁在她们身上荡然无存。她不喜欢被称为“女画家”，而是让人称自己“画家”。这种模糊性别的意识，并非刻意塑造，而是与生俱来的品质。

一张照片上，黑衣素面的欧姬芙戴一顶宽檐黑帽，双手紧抓胸口，目光仰视，庄严，凌厉——她在看什么呢？沙漠的长天，天上的云朵，还是身后的铮铮兽骨？

除了花朵，欧姬芙也画骨头。前者是温暖的，女性的，后者有鬼气的森然，仿佛可以听见死亡的气息——骨头是死亡的固化形式，也是死亡的内容。花朵是新生，骨头是死亡。我仿佛可以厘清欧姬芙一生的艺术命题——从新生到死亡。所以，她选择了花朵，也选择了兽骨。

欧姬芙一生只穿黑白两色，她将五彩斑斓全部奉献给了绘画。她这个人本身总是给人一种沉默而坚定的美感。年纪轻轻成名，在纽约的时候，当年那个摄影家的丈夫为她拍过无数裸照，她的身体在镜头里如此坦然、沉稳，一如她笔下的花朵，连花蕊都像给了特写般的硕大无朋。以传统的目光审视，花朵一直是女性的化身，欧姬芙也一直遭受着评论家的误解，她不曾辩驳，无论说她是女权主义者，还是讲她的花朵象征着女性体征。她一直沉默着不回应，顽强地将花朵系列贯穿到极致。

一个艺术家的特立独行，成全了她日后的艺术境界。倘若抽身而出，应付俗世的一切，她就不成其为欧姬芙了。

我愿意将欧姬芙的花朵理解为人类生命的体征，而不仅仅是局限在女人的体征上——人类总是在狭隘的语境里最先败下阵来。欧姬芙以沉默化解了一切，包括一切善意曲解。

看得最多的还是欧姬芙的花卉系列，如《黑色的鸢尾花》，有烈焰红唇的即视感，非常驱寒，一次次领略着“看”的无限意义，温暖，富足，坦然自若。我一直回避着她的兽骨系列，犹如刻意回避着生活里出现的一次次小事故，小黑暗。或许是年龄的关系，我渐渐踏上“趋光附热”之途，将寒冷、不幸以及诡异轻易回避掉。在我看来，欧姬芙的兽骨，代表着的正是不幸和诡异的内核。正如我一直惧怕墓地，并非胆寒于阴魂，而是彻底被墓碑集体性的庄严和沉默击退了，是一种本能的难以克服。

欧姬芙，她并非高端的神话，她只是一个平常女性，但她又有别于一般的平常女性，她比一般的女性多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行为方式。

与玛格丽特·杜拉斯如出一辙，在欧姬芙八十六岁那年，她被一个小自己六十岁的青年钟爱，一直陪伴她至生命最后一刻。这个叫汉·弥尔顿的青年，最后得到了欧姬芙的全部遗产……



本版配图 / 欧姬芙

约的繁华声嚣后，忽然移居新墨西哥州的一座沙漠小镇，过起半隐居生活。

一个常年隐居于沙漠小镇的人，为何笔下竟现如此丰盛的热烈生机？或许出于一种自然的召唤。到了晚年，欧姬芙常常沿着一截狭窄木梯，一节一节爬上沙漠小屋顶层，静静观瞻远方地平线上突起的群山，她倾听着自然的律动，心中波澜翻涌。对于艺术的醉

人物谱

·高学鹏

朽田其人

我认识朽田已有两年多时间。说是认识，也仅指网络上，至今仍未谋面。

他个人简历里写道：朽田，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会员、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用朽田、席匀、习匀等笔名在全国各地发表散文、诗歌、杂文、随笔、摄影、电视专题片解说词等各类作品 3000 多篇，达 300 余万字……

拜读简介，一是觉得他在文学上成就颇丰，二是或多或少生出些疑惑。网络时代的今天，有些虚伪的人会在网上给自己“贴金”抬高自己。他会不会也是那种人呢？

简介下面是他的文章，他发给我的第一首诗歌《黄土高原》，其中写道：“她用乳汁喂养了男人的身躯，又用血和泪浇灌了男人的灵魂，最后她用自己的生命，指引黄土地的路标时，苍老的目光栽进了土地，成为男人跋涉的拐杖，而她却成了黄土高原”。形象生动的比喻，开阔神彩的意境，使我觉得其笔法不凡，颇有大家风格。

他是位多产的诗人。曾在一首诗中写道：“诗是我时是一首歌，我是诗时是一支曲。我与诗融为一体”。我在长时间地编发他的作品后，感觉他将自己与诗融为了一体。我对他当初简介的一些疑惑全然消逝。

在闲暇交流创作心得时，他总是谦虚地说：“我写得一般，向您学习”。从他的言谈和作品中丝毫找不到“文人相轻”的傲慢，更多的是“文人相亲”。

在与他的相处中，从其朋友圈看到他曾发过多次售卖玉石的图片。后来了知，退休后的他为充实生活，搞了个字画古玩工作室。我和我的同事也曾两度为小事麻烦过他，朽田仗义轻财，不厌其烦地帮助我们。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。朽田不爱财，但不愧为君子。

君子，古代指地位高的人，后来指人格高尚的人。说朽田不愧为君子，不仅是他文章写的好，经营心不黑，而且还包含了他为人懂规矩、有担当等。

朽田还很孝敬长辈。他在《带着爸妈去旅游》一文中写道：“2007 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，我、爱人、儿子带着爸爸妈妈一行 5 人，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广州、珠海、深圳、澳门环岛双飞游……我们乘的是海南航空 HU7040 航班，从合肥飞往广州，第二天又从广州赴珠海，游览了澳门环岛海底、圆明新园，又参观了情侣大道、渔女石像、海琴湾。爸爸当过中学校长，跑过的地方也不少，妈妈就不一样了，看见什么都新奇惊叹，最主要的是妈妈感到开心、幸福。在深圳游金色海岸深港环海的时候，下起雨，妈妈就像孩子一样，问这问那，不但要我给她照相，还拉着爸爸和她一起照相，被雨淋湿当做一个戏水游戏。在游锦绣中华民族村和世界之窗时，妈妈一直非常开心兴奋。在广州越秀公园五羊石像下，爸爸妈妈爱人儿子我们五个人照了一张合影，一直保留到现在。妈妈已经离开我们有 12 年了，爸爸现在年近 9 旬。有时候想妈妈了，就拿出来看看……”其文其句，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敬老爱老的赤诚之情。读来，令人感动。

一个人一生的时间是有限的，能够修炼好一个方面已属不易，而朽田仅用了前半生在文、品、孝等诸方面都修炼得如此之美，实属更不易。